

## 《名人与南通》序言

□黄巍东

南通,古称静海、通州,地处长江入海口北翼,“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与一江之隔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灯火相邀,是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重点城市和上海大都市圈唯一的一长三角北翼核心城市,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南通有“中国近代第一城”之称。这里,江海交汇激荡,孕育山川之秀,滋养人文之胜,铸就城市辉煌,也赢得全国各地历代先贤名人的青睐,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南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崇文敬儒。这里,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代有华章。本土名人中,有包括北宋理学先驱和教育家胡瑗、外科圣手陈实功、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民族抗战之楷模”韩国钧、人民艺术家赵丹等在内,涵盖各领域、享誉海内外的众多先贤。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近代现代化先驱、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他为了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国家富强的梦想,按照治国理念在家乡南通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践,将一个封建闭塞的县城,建设成布局合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全国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

江海明珠,光耀中华。千百年来,南通这块热土吸引了众多名人大咖的目光,他们与南通交往的故事也精彩纷呈。自唐代天宝年间至今,国内外名流纷至沓来。其中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日本高僧

圆仁和尚;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唱的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唐宋八大之王安石,“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京剧表演一代宗师梅兰芳、欧阳予倩;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等。“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狼山观海》)。他们在与南通千丝万缕的交集过往中,或结交社会名流,或予以热情襄助,或留有遗迹墨宝,或传下佳作佳话,在南通历史的天空平添了一抹抹绚丽而别样的色彩。

文以地兴,地以文传。历代先贤名人是历史发展中的佼佼者和引领者。他们或因传奇而辉煌的人生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或以令人仰之弥高的造诣点缀了历史的星空,或以志向高远、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世人留下深刻的启迪。他们是一个地区弥足珍贵的人文财富。他们理应被后人永远铭记。深入挖掘历代先贤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放大名人社会效应,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政协文史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从而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增辉添彩,是南通市政协编辑出版《名人与南通》的初衷之一。

编辑出版本书,是南通市政协从人文视角聚焦党政中心工作,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一次尝试,是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努力拓展文史工作社会功能的一次创新。全书集萃了数十位有广泛知名度和

(序者为南通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影响力的本土和客籍先贤名人,或撷取他们人生的精彩片段,或再现他们与南通交往的历史场景,力图真实地讲好故事。全书主题重大又生动可读,文章短小又内涵丰富,文字鲜活又不失严谨,体现了思想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本书编写过程中,组织文史专家对人物史料进行了认真筛选、考证、甄别,力图真实、客观、准确。除现有资料外,还挖掘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经过精心编辑,使一些沉睡已久的历史资料得以呈现。全书图文并茂,配以百余幅精选的图片,其中一些历史图片极具史料价值。我们阅读这些先贤名人故事,如同步入历史场景,与他们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也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追寻先贤名人与南通的历史渊源和足迹,领略他们的多彩人生与精神世界,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先贤名人的致敬,更是对后来者的激励。当前,南通人民在南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正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奋力开启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争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锋的新篇章。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更好地向世人展示南通的历史、文脉和文明成果,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能为昭彰先贤、激励后辈,助力南通高质量发展发挥独特作用。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政协特色工作。谨以此书的出版发行向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献礼。

(序者为南通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 崇川桥长

□黄正平

崇川福地,自古誉之。今天在南通,乃城市主城区是也。

崇川崇川,川流不息,多的正是河上一条条一座座的桥。

江与海抱拥,汇成江海大平原。平原广,偏在江边耸立起五座山,分别名曰“狼山黄剑军”,可谓“金木水火土”五行齐全。

站在狼山山顶,望见大江东去,感受浩荡荡。

或许是倚江的缘故,城内水道纵横。上了年纪的人会告诉你,你的脚下原本就是一条河流,后来填河筑成了四通八达的街和路。

也许,你要失望了。且慢。

环绕内城的就是一条长长的河,名叫濠河。绵延十几里,如项链绕颈,被誉为少女的项链。

水乡多桥。濠河上早先就有了六座桥,一过桥就有了城内城外之别。六桥之内是城里人,六桥之外是城外人。内城颇小,方圆才两平方公里,真正属于迷你型的。

与河为邻、亲水而居的崇川人,总是很乐意向宾客介绍“长桥”:长桥不长意味长,眼前宽比长要长。长桥的位置在市中心钟楼谯楼前方,短短的南大街走上七八分钟就来到城南的桥堍头。河畔树荫下安放了一个雕塑,是明代名医陈实功,他就与这座桥有关。相传,此处原木桥损毁,为方便民众出城进城,在此出资兴建通北达南的一座石桥,后来名曰“长桥”。进入21世纪,后人在此立像以资纪念。

此处属南濠河段,河北有城南别业、张謇故居、沈寿艺术馆,河南有濠南别业、有斐饭店、伶工学社。站在桥头,我们把目光转向流水清澈的濠河,真真切切,她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史书上记载,先有河才有了城。也就是公元958年建城之前,它就已经在默默地流淌,生生不息,从古流到今,一流就是一千多年,从宋元明清一直抵达近现代、新时代。就是那些桥,承载了多少人日夜走过。状元张謇、影帝赵丹……在这里留下了铿锵的足迹。旅居巴黎的绘画大师赵无极,看到美丽的塞纳河就会联想到相依相伴生活了13年的濠河。在他与法国夫人合撰的传记中,首先讲述的也是居住在濠河边远远地去汲水、艰难地生煤球炉子的场景。濠河边的生活是日常的,也是非凡的。当年,他一定多少次地走在长桥上,倚桥看朝阳晚霞升起落下,身影投在波光粼粼的水面,身旁鸥鸟临水飞鸣。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在家乡人卞之琳的笔下,河上、岸边各有各的惬意视野。在岸上看濠河,晚风里的河面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水深鱼美。倘若你在长桥东的怡桥上游船,在水上看濠河,那更是置身水的环绕之中,三四斤的大白鲢或许会猛地跳到船头,让你惊喜不已。

船向北先经过友谊桥,便到了濠河最宽敞处,宽达七八十米。这里有



桥 崇君

个进水口,长江水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注入内河,使濠河维持着流水的鲜活状态。拐弯西行,如彩虹般横亘在河上的是最长的北濠桥。游船从桥下欢快驶过,来到了西北水域。每逢端午节,龙舟竞渡都会在这里上演,整齐的桨影伴着整齐的身影,呐喊声气壮山河。河北岸上一左一右,耸立着两座国家级博物馆:中国珠算博物馆、中国审计博物馆。再向南行至和平桥,经过文化宫桥就到了南濠河的西段。

桥多,河两岸的博物馆也多,水脉联结成悠长的文脉。白天,你随便走进哪一家博物馆,就能在馆内浏览半天,不得不感叹“崇川宝藏多”。

昔日的城市模样雅致,玲珑剔透,娴静如处子。而现在,不断地扩大了。要是你是新南通人,从长桥再向南溜达,三元桥、易家桥、新城桥……桥桥相邻,桥连着桥,水长桥长,似乎感觉一直在水上走、河上行。要是你从北濠桥一直向北,还能抵达宽敞的通吕运河,运盐到古城扬州的运河上,1号桥、2号桥、3号桥,还有1.5、1.75号桥。数字化的名字,诉说着一座座桥的迭加起,以及每一座桥的历史。后来1号桥(通宁大桥)、

2号桥(崇川大桥)、3号桥(通京大桥)、1.5号桥(北城大桥)、1.75号桥(静海大桥)才一一定名。

有水的城市易于亲近,有水的城市曾经也有更多的舟楫之利。踏上桥头,走进巷陌,方便生产与生活,崇川福地也就多了一份注解。也正因为拥有众多的桥,或古老、或崭新,或宽长、或窄短,也才让住家、行人能置身其中,临水而居,便当、自在地生活。有了木桥、石桥、钢筋混凝土桥的通与便,才让我们如此近距离热切地拥抱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

水是崇川的韵,桥是福地的魂。水走城廓,桥架北南。崇川福地,曾经因水而有名,今天,她依然缘水而扬名。水润桥通,人流往来,桥上有风景。来吧,亲爱的朋友,亲眼看一看崇川福地的桥,迈开双脚走一走一座座联结城内城外的桥。拥水亲水,诗意地生活,自然我们也都一个个成了有福之人。

崇川桥长,通江通海通上海。濠河上有桥,运河上有桥,宽阔的江面上也架起了通达北南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崇川福地,桥通八方;行稳致远,川行江海。

## 小寒:一番春意换年芳

□徐新

“小寒初渡梅花岭,万壑千岩背人境。”凛冽的西北风,挟着势不可挡的寒冷驱直人横扫大地,昭示着小寒来到。

小寒,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三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五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小寒一过,就进入“出门冰上走”的三九天,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到了。民间有“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的说法,最冷的时段“三九”也总落在小寒节气内。

我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一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雊。”古人认为候鸟中大雁是顺阴阳而迁移,此时阳气已动,所以大雁开始向北迁移;此时的北方到处可见到喜鹊,并且感觉到阳气而开始筑巢;野鸡也感到了阳气的滋长而鸣叫。物极必反,阴极必阳,寒到极致便是天将回暖之时,小寒时节,生生不息的潜流已在悄然蓄势。

“小寒”是腊月的节气,由于古人在十二月份举行合祀众神的腊祭,因此把腊祭所在的十二月叫腊月。腊祭为我国古代祭祀习俗之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汉·应劭《风俗通义》云:“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祀其祖先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腊祭的意义在于:一是不忘自己及其家族的本源,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二是祭百神,感谢他们一年来为农业所作出的贡献;三是人们终岁劳苦,此时农事已息,借此游乐一番。自周代以后,“腊祭”之俗历代沿袭,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都不例外。

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北风吼。虽是冬闲,但农人们该干的农活一样都不

能少。小寒时节,农人或给小麦油菜等作物追施冬肥,或采用人工覆盖法防御农林作物冻害,或给田间的果树整枝修剪,或在兴修农田水利等工作,他们热火朝天地在田野里劳作的身影已是如今冬日农村的一道风景。

小寒时节,在朝阳照拂下,枯黄的草地上,一层寒霜愈发显得洁白晶莹。时不时听到料峭的寒风吹过树枝的“哗哗”声,仅有的几片残留在树枝上的枯叶飘落下来,顺势打了几个转。不畏严寒的梅花依旧傲然挺立,悄悄地开放了,阵阵清香轻袭过来。而城区的大街上依然车水马龙,捂得严严实实的人们永远行色匆匆。

苍茫萧条的小寒触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抒发着各自不同的情感、描画着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小寒时令图。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思乡佳作《窦园醉中前后五绝句》:“东风吹雨小寒生,杨柳飞花乱晚晴。客子从今无可恨,窦家园里有莺声。”通过对小寒时节自然环境的描写,突出游子的思乡情切。“江雨蒙蒙作小寒,雪飘五老发毛斑。城中咫尺云横栈,独立前山望后山。”诗人黄庭坚在小寒时节去访友,通过景物描写和环境烘托,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敬重和思念,情真意切。陆游在《微雨》中写道:“晡后气殊浊,黄昏月尚明。忽吹微雨过,便觉小寒生。树杪雀初定,草根虫已鸣。呼童取半臂,吾欲傍阶行。”即使在数九寒天,他还想出溜达,只要有人扶他就行。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小寒时节既是冬季的尾声,又是春季的前奏,世间万物在彻骨的寒冷中从容地经受着生命的考验,在等待与蓄积力量中迎接复苏与重生。

## 走进古凤凰城

□孙同林

数日前,我走进古凤凰城,很大程度上是想拜谒沈从文先生。

古凤凰城枕着沱江,一江两岸临水而筑的吊脚楼,古朴而独特。沈从文先生故居坐落在离沱江不远的小巷深处。清晨,下着雨,满街巷的雨伞,随着人流,踏着一路湿漉漉的青石板,我走进一个僻静的庭院。迎门是一尊先生的雕像,表情慈祥、从容、淡定,含笑的双目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院子很小、很静,走进院子的人并不都是读书人,但一个个到了这里都变得文雅,自觉地屏声静气。

屋内桌子上,摆放着先生的作品:《边城》《从文自传》《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少人就是沿着先生湿润洁净的文字走进这座古城的。如果说,先生早期的《边城》是描写边城乡下女子的爱情故事,它的美,在于天然、纯净,是清纯的化身,而他后半生呕心沥血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则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像一块岁月的岩石,伫立在时光深处。

墙壁上挂着一幅沈先生夫妇的合影,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袭长衫,斯文儒雅。身旁的张兆和女士容姿玉貌,脸上是恬静的笑,如一枝淡雅的幽兰。曾读到过沈先生年轻时写给兆和女士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美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

遇见正当好年华的她是多么难得,《诗经》里说:“邂逅相遇,与子偕臧”“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那是上苍恩赐的美好情缘。

走出故居,沿青石板向江边漫步。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每一步的行走,都是我湿漉漉的怀想。脚步声回荡在幽静的江畔,清脆、干净。不知不觉,我来到听涛山下。沿石阶而上,石阶两侧开着一种白花,听当地人说这叫七里香。不一会,见路边有一块青石小坪,小坪右侧立一块方形石碑,“沈从文墓地”五个大字,再向前,眼前展现的是一片草坪,中心立一方五彩石,石上刻着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五彩石的背面镂刻着书法家张兆和写给先生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联语概括了先生不折不从的性格,赤子一样的情怀。哦,这就是沈先生的墓,一如他的为人一样,幽静、平实。

沈先生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一去数十载,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青山、碧水、翠竹和纯朴善良的人们。

先生终于回家了。他背依青山,枕着滔滔沱江水入眠,看得见家乡青青的竹林,听得见竹林中小鸟的欢唱,先生应该安心了。我来看望先生,只携一卷《边城》,随手采下一束七里香,敬献在先生的墓前。

有人说,沈先生的一生是寂寞的,但就是这寂寞成就了先生。在灰暗的岁月里,他一个人独自咽下所有的寂寞、孤独、屈辱和苦难,只留下文字的清香,一如墓地旁的七里香。

先生说,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回想起来,四十多年前,年少的我也曾坐在水边的一个建筑里,虔诚地阅读先生的文字。我和先生因文字结缘,也因水结缘。

临离开凤凰城的时候,我呆呆地站在江岸上,望着汨汨而流的沱江水,我仿佛看到它从远古流来,流出绮丽厚重的湘西文化,流成一首首古诗,流成一幅幅画卷,而沈先生一直都在,他静静地、静静地坐在沱江上……